

● 婚姻之路充满荆棘，唯有理解、支持与爱才能相伴同行

婚锁

六 点◎著

漫漫婚姻路，
仿佛两个人结伴在沙漠中旅行，

只有相互信任，
相互扶持，才能走到更远的远方！



吉林文史出版社

婚·锁

六 点◎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婚锁 / 六点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472-4765-5

I . ①婚… II . ①六…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3277 号

婚 锁

HUN SUO

出 版 人 / 孙建军

作 者 / 六 点

责任编辑 / 王明智

封面设计 / 人文在线

出版发行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 130021

网 址 / www.jlws.com.cn

电 话 / 0431-86037501

印 刷 /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6 开

字 数 / 330 千字

印 张 / 20.25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72-4765-5

定 价 / 56.00 元

目 录

一、相亲	 001
二、诚实的祸根	 006
三、狰狞嘴脸	 013
四、家具	 016
五、结婚	 019
六、吝啬鬼	 022
七、死灰复燃	 025
八、没完没了	 030
九、怀孕	 033
十、如此关心	 037
十一、好心引灾难	 040
十二、离婚	 044
十三、离婚后的两人	 051
十四、祈盼与热恋	 056



十五、波动的心	 062
十六、暴徒	 067
十七、车站鹊桥会	 073
十八、无情	 078
十九、煎熬	 082
二十、小城八天	 086
二十一、月子里	 090
二十二、脚印	 097
二十三、再次怀孕	 104
二十四、自杀	 111
二十五、悲伤	 119
二十六、疑心病	 126
二十七、苦不堪言	 131
二十八、二次离婚	 138
二十九、生成骨头长旧的肉	 145
三十、捉奸	 151
三十一、一念之差	 158
三十二、好心恶报	 165
三十三、惊涛骇浪的新年	 173
三十四、悲喜交加	 182
三十五、虫子惹的祸	 190
三十六、魔难之年	 198
三十七、阴谋	 203



三十八、进城	 213
三十九、朴玉的出现	 222
四十、折磨	 234
四十一、品质的差异	 242
四十二、盛情的家长	 253
四十三、本性难移	 260
四十四、网恋	 268
四十五、第三次复婚	 275
四十六、玩火的下场	 283
四十七、彷徨的日子	 291
四十八、人却清廉	 296
四十九、积劳成疾	 303
五十、第四次离婚、复婚	 310



一、相亲

经人介绍，何平认识了萧建平。第一次见面，何平感到那是介绍人对她的轻视，这人俨然有四五十岁，活像个爹。要是和这样的人生活一辈子，真是悲哀。他满脸皱纹酷似搓衣板，并且戴个列宁似的前进帽，更像一个老工人师傅，唯独身高还可以，有一米七八的个儿。何平没谈过恋爱，都不敢正眼去扫视他，但还是要极力去看几眼。介绍人给他俩介绍完，就找借口躲出去了。

还是萧建平主动：“你们学校几个老师，学生多吗？”

何平忐忑不安，眼睛不敢瞧他，心怦怦跳个不停，不知是什么滋味，她回答道：“六个老师，学生也不多。”她哪晓得这个乡村小学校有多少学生，可能有百十来个。

萧建平不说话还好，一张嘴两腮泛起层层涟漪。何平看在眼里，心中很不爽——也太老了。可介绍人说他只有二十六岁，比自己大一岁。自己左挑右选就没有一个可心的，并且一个不如一个。那时候，二十五岁的大姑娘也不多了，弟弟都结婚了。找不到对象父母着急，自己也上火。

“听说你喜欢写作，我很羡慕。”建平一副景仰之情。

“瞎写呗，谈不上写作，喜欢而已。”

“那你一定看很多书了？”

“不多。”

“我也喜欢看书，要么也不会有今天的工作。”

“书是好，可没时间看，整天批作业、备课。”



“工作不用那么认真……”萧建平是镇里的中学老师，自学成才的。

他们谈了挺长时间，都是萧建平在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讲，他本来就像个老者嘛。临走，萧建平约何平下周六来镇里，好带她参观参观他的班级，何平顺嘴一应，心里想：我可不来了，我怎么能和这么老的人生活一辈子，太伤自尊啦！介绍人也不知怎么想的，他根本也不和自己般配呀！就因为他们家有人做官？

回到家，何平把相亲的事儿向母亲叙述了一遍，母亲说：“既然没看中，就拉倒吧。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其实母亲很着急她的婚事。母亲生了他们兄弟姐妹十个孩子，前年弟弟都结婚了，就剩她与妹妹没结了。

母亲为什么生了那么多孩子？母亲说他们那时没有计划生育，到怀她小妹妹时好像才有了打胎方法，可母亲步行去了县城三趟，不是没电就是星期天。母亲没文化，一天书没念过，家距县城三十多里路，为了能打掉孩子，她不辞劳苦。母亲常说，大姑娘、二姑娘都有孩子了，那时自己有了后面几个孩子，都感觉没脸见姑爷了。可后来往县城也走累了，心想：有也是最后一个了，所以才生了小妹妹。

何平与母亲关系不是太融洽，从记事起就是四姐每天照顾她的起居。上中学时，四姐已嫁到公社（那时乡政府叫公社）去了，她每天中午到四姐家吃饭，可第二年四姐家就搬到了另一个边远的小县城去了。那时学校距家十里路，每天她都是步行往返；而弟弟在一个距家五里路的大队读初中，母亲让弟弟骑自行车，她心里很是不平衡。母亲没文化，对自己的孩子也有好恶之分。她记得五姐上中学时，母亲常常给五姐悄悄地往书包里塞面包、蛋糕，而自己上中学后，母亲一次也没给她塞过好吃的。她感到从小到大母亲都不喜欢她——可能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

当她要上高中时，母亲甚至不准她上学。其实那几年初中，何平每天都是早晨自己用废纸包一个大饼子（玉米饼），再拿几根咸菜条，就是一顿中午饭了。一年也拿不上两次馒头，吃一次馒头就像过大年一样，别提心里有多快乐了。那时中学也有食堂，可母亲不让拿粮食。刚上高一那年，就是三块六角钱的书费，母亲也死活不给，她不知被班主任催了多少次，最后母亲才给。后来入了冬，母亲不给她做棉裤，她就自己做；没棉鞋，她就到仓房里翻出哥哥



们不穿的胶皮鞋，这鞋鞋面上破了个洞，穿在脚上大许多；头上戴着姐姐们不戴的破破烂烂的围脖，围在头上两条，耳朵年年被冻得像个水铃铛。不只耳朵，手脚年年都冻得化脓。人家孩子都有手闷子（一种自己用棉花做的只有一个大手指头的手套）戴，而她没有，每天都是把两手插进袖口里。

记得一次学校要浇滑冰场，班主任说不管是当地的还是乡下的，都要从家里拿一个水桶。寒冬腊月，又没手套，水桶又是铁的，何平胳膊挎着水桶，两手插袖与同学说话，一不小心，一个四仰八叉，摔得她半天爬不起来。那时家里有一个棉猴（一种女式棉大衣），也让母亲给弟弟穿了。后来实在上不下去了，第二年过了正月十五她就去了四姐家，四姐、四姐夫对她都很好。

这五六年中，母亲他们又搬到了一个边境地区，也就是大姐家住的地方。去年大姐把她从四姐那儿弄回了父母身边教书。

转眼一周过去了，又到了周一的晚上，一个中学生到何平家，给何平捎来了萧老师的一封信。何平感到很突然，她想，这人真有意思，不就见了一面吗，怎么还写信来。她打开信一看，原来他询问她为何上周六没有去镇里与他见面。那天她只是敷衍而已，总不能说“我不来了，你太老，我没看上你”吧！他还当真了。他写他的信，何平也没给他回信，其实态度很明确——人家没看上你，所以就没去。傻子都明白。

又过了一个星期，那个介绍人捎来信，让何平周六去她家一趟。无奈，周六吃过午饭，她去了镇里。真是无巧不成书，一进镇里就遇到了介绍人。她匆匆与介绍人说了自己没看中对方，然后就去了大姐家。刚到大姐家介绍人又来了。其实介绍人刚通知萧建平去她家，就立即来找何平——她与大姐是好姐妹。

何平离开大姐家，推着自行车与介绍人再三说不行，可介绍人死活不让她走，说：“没看上不要紧，你们先处几天，处几天不行再拉倒也行。”因为人已去她家了，她怕不好交代。

何平说：“我真的谢谢你，他太老了，我实在没看上。”

介绍人说：“男人岁数大疼老婆，我保证他以后什么都能听你的。他这人很有才，成人高考，全县他考第一。他亲表哥是镇党委书记，这也是他表嫂托我介绍的。这人老实，没毛病，又是正式老师。”



不管何平怎么拒绝，介绍人磨破嘴皮子也不让她回家，一看天也不早了，何平无奈，只得与介绍人去她家。一进屋就见萧建平在那看书，他也真能等。

于是，萧建平带着何平去参观他的班级。离开他的班级路过操场时，一个矮个子姑娘与建平打招呼，那姑娘好像很尴尬又很别扭的样子，满脸绯红，匆匆而过。

星期一，萧建平就风风火火来何平的学校找她。何平的学校是一个山村小学，距镇里有六七里路。建平说他没有课，过来看看她。因为是三月份，北方这时还是很冷，何平有些感冒，不住地打喷嚏，因此建平没待多大一会儿，就骑着一个只有两个轱辘和一个大梁的自行车匆匆而去。

中午，何平正在吃饭，建平就带着感冒药来到了她家。全家人热情招待他，何平的弟弟、弟妹是与父母同住的，他们都感到这人挺不错。

晚上，母亲对何平说：“这人虽然长得老点儿，但心肠不错，知道疼人，你妈都没想到给你买药。”

从此，萧建平常常早晨或中午骑着那个“三角架”来看她，有时一天跑三趟，也真令人感动。

因此，五一放假期间，萧建平在他表哥表嫂的带领下（他父母没有出面），到何平家算是把婚事确定下来了，然后建平又带她去见了她父母。

那是个星期天，当何平到了建平家，萧父就到四五里外的乡里去买菜，回来后就神秘地把建平叫到一个角落里，问：“你和王梅怎么还没断？多亏我今天去买菜，半路上碰到她，她正要来找你……你看你弄的什么事儿！”

其实，此时的萧建平可不是脚踏两只船，而是三只船，那次何平与他在操场上碰到的那个小个子同事，也是他的恋人，是个朝鲜族姑娘，叫朴玉。这个王梅也是个小学老师，建平前两年是教小学的，去年才调到中学，他们是在一起学习时认识的，并且她也到他家认过亲，因为这姑娘当时想要台黑白电视，他父母很抠，嫌人姑娘要东西，就不同意儿子与她相处了。王梅与朴玉个头差不多，但没朴玉长得俊，属于典型的农妇形象，身型短粗。可后来王梅知道他父母嫌她要电视，就黑白电视也不要了，两人常常书信往来，也经常见面。在这两个女人之前，他还订过婚，就是镇里一个做酱油的，他们彩礼也过了，家具也做了，婚期也定了，最后却没结婚，因为他怀疑那个女人不正经。有一次，那个女人背着他去外地半个月，回来后，有一天他到她家去，一脚门



里一脚门外地听见那个女人的父亲在教训女儿：“他怎么给你买表、买衣服，怎么不给我买？太不像话……”因此，他确定那个女人外出与她的师父做流产去了。这桩婚事弄得沸沸扬扬，不欢而散。

后来建平与何平交往后，建平母亲对他说：“就这姑娘了，你不能再挑了。这姑娘长得漂亮，我喜欢。”其实她是一个很刁的母亲。

萧建平回学校后，用红笔给王梅写了封断交信，王梅很知趣，从此两人就结束了。



二、诚实的祸根

一次，在去建平家的路上，萧建平很为难的样子，吭吭哧哧半天，说：“何老师……”他对她没有用爱称，很显然他不是打心眼儿里喜欢她，因为他爱的女人太多了。一个男人如果是真心爱你，把你视为手心里的宝甚至视为生命，他会对你很亲昵，称你是“宝宝”“宝贝”“亲爱的”，他会总想拉起你的手。对于这个称呼，何平虽然不十分满意，也听习惯了，见他吞吞吐吐的样子，只好问道：“什么事儿？这么难为情。”

“其实，我不是二十六岁，我二十八了，你不会怪我不说实话吧。”

“不会。只要你对我好，年龄无所谓。我的年龄可是真实的。”何平从出生就没撒过谎。

萧建平这边与何平淡着恋爱，那边对朴玉也不撒手，一有时间两人就去逛街。其实他喜欢朴玉，可朴玉父亲不同意女儿找汉族女婿，因此，两人谈了一学期，在朴玉的宣布下两人像是结束了，可也常常出去散步。一次，两人正在集市上手拉着手买水果，被何平的大姐夫撞见了，可想而知，这件事很快传到了何平的耳朵里，何平问了萧建平，建平说：

“一定是你大姐夫看错了，我俩可能走得近了点儿，但我们根本没拉手。我俩是谈过对象，可她父亲坚决不同意她找汉族人。我俩也不是没想过要到外地去，可困难事儿太多。”不知他是傻还是聪明，这话怎么能对何平说。

何平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因此好几日不理他，建平就极力讨好她，今天送她一张印着几只小猫咪的卡片，明天送她一首诗，使何平这个情盲拿这两件



东西视为珍宝，认为这就是真爱，哪知萧建平是哄骗女人的高手。何平常常把那张猫咪卡片拿出来看，脸上洋溢着无比幸福的神情，也常常品味他的诗：

有情何叹青春老，人生路上偶逢君。

赤诚肝胆笑哈哈，从此不再思阿丑。

另一张卡片：

梦里赏花笑哈哈，欲折己有带回家。

早至此地心怒放，感谢上苍赐福享。

一个向你微笑的人

他的字潇洒飞扬，让人陶醉，何平十分欣赏，因此那点儿不愉快她很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一天，几个同事在一起闲聊，其中一个女同事莫名其妙地说：“萧建平可老奸巨猾了，你十个何平也不是他的个儿。”明显是话里有话。可何平不在意，她决不相信建平和自己处对象的同时还会有别的什么事儿。因为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她没觉得萧建平有什么不对劲儿。

大家都知道何平是从外地回来的，一天，那个介绍人与何平的大姐闲谈，大姐说：“我的六妹可能手里有四千块钱，她四姐那里很富裕，她肯定也攒了不少钱。她回来时买了很多书，喜欢写东西，也爱看书，爱上学。要是我父母不耽误她，她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早出息了。唉！”

是啊，要不是父母阻挠她上学，她肯定早出息了。介绍人把这些话说给了建平。那时的四千块钱能买一座很像样的大砖房。就因为这四千块钱，萧建平决定放弃朴玉与何平在一起。于是，邪恶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萌生。他常常晚上来找何平，有时在教室里诡秘地关上灯，就与何平过分亲昵，何平不肯，他说：“早晚都得这样，见到你我就冲动。”于是，他拿起何平的手就往自己的那个地方放，吓得何平心都快跳出胸膛了。何平吓坏了，慌慌张张地说：“我们回家吧，不早了，我有点儿害怕。”

第二天，何平都不敢正脸面对他，觉得羞死人了。可是紧接着星期六建



平把她带回了家，并且留她在家住下。晚饭后，他给何平忙前忙后地铺着被褥，并且给何平朗诵：“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他这人很爱张扬，常常说话文绉绉的，普通人有时听他转的词不知啥意思，只觉得这人文化很高，又有点儿臭显摆。他见何平听得高兴，又抑扬顿挫地朗诵李白的诗：“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

何平看他朗诵得很投入，不禁笑了，说：“这不是《梦游天姥吟留别》那首诗吗？你中间落了一句‘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是，是。”他感到没面子，因此这首诗建平再也没在她面前背过。于是，建平趁此羞涩的机会关了电灯，搂住何平就把手伸进了她的怀里，像个饥饿的野兽，激动地说道：“书上说，男人总这样会弄坏身体，你不会不心疼我吧。”他说着像个强奸犯一样脱去了她的衣服，可是几次都不成功，这令他很是沮丧。

又一个星期天，建平又把何平带回家，这回他有了经验，给何平拿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新婚必读》，这小子真是有心眼儿。他像只馋猫一样搂着何平，手不住地在她身上摸索着，这一晚他终于得逞了，也染红了褥子。

转眼暑假到了，因为何平是临时聘用的老师，所以要参加中函学习，并且寒暑假都要去县城考试。

这天，建平买了两盒精致的小糖果，送何平上了客车。其实建平心里始终想的是何平那四千块钱，哪知那是何平的大姐胡诌的。建平想，有了这四千块钱就不愁结婚买房子了。想到这些他心里美滋滋的，因此他急着占有她。

何平在城里考完试准备回来的那天，早晨上小吃部吃油条喝豆浆，可这油条怎么也吃不下，闻到油条味儿就反胃，想吐，因此她只喝了点儿豆浆，把油条带回来了。

何平从城里回来，建平拎着一条鱼来接她。回来后，建平发现何平什么礼物也没给自己带，很不高兴。本来何平想给他买礼物的，因为身体太难受，再加上家里有父母、弟弟妹妹，她顾虑很多，也就罢了。回到家她对父母说：“不知怎么了，我闻到油条味儿就难受，没食欲。”说着把油条放进了厨房。

母亲什么也没说，本来她和母亲就不亲，母亲好像从来都不关心她。与



建平相处期间，几次她都想放弃，只是因为母亲的关系，她才硬着头皮与萧建平好下去——她也想快点儿成家。母亲虽然不吭声，但也猜到她出了问题。

她是和建平一起回家的，中午吃完饭，他们就离开了家。路上建平说：“前天我送你上车，当时兜里就有几块钱，都给你买吃的了，你回来真让我失望，可见你心里一点儿都没我。”

何平说：“不是不给你买礼物，家里有弟弟妹妹，他们看到我给你买东西不给他们买，他们会不高兴的。”何平停了停，又说，“再说，今天不知怎么了，一闻到油味儿就反胃。”

建平骑着那辆三角架自行车，可想而知连个闸也没有，正遇到一个大下坡，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飞了下去，令何平胆战心惊。建平穿得也不好，给人一种穷酸相。他冲到平坦处，何平很快赶了上来。

何平说：“咱俩上镇里一趟，买点儿东西。”

于是到了镇上，何平买了一块浅浅的蔚蓝色的斜纹布，对建平说：“本来我就是想回来给你买东西的。走，给你做条裤子去。”

建平没有推辞，脸上露出灿烂的“洗衣板”似的笑容。他是放个鱼饵就想钓条大鱼，不吃亏的主儿。到了裁衣铺，量好腰身，两人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两人骑着自行车，一路上建平又卖弄起自己的文采：

真的想马上见到你

只是不知

那路口是否还挂着标记

他豪情气爽，舒展胸怀：

我相信黎明

相信云霞会为我铺现出绚丽

显然又是他人之诗为他所用。

路上，何平突然想上厕所，让他等一等，而建平像没听见，支上车子，也尾随她进了树林。从镇上去建平家有二十多里路，一路上要经过两个村落，



路两旁几乎都是群山树木，挺阴森的。何平上完厕所一抬头，看见建平也正在上厕所。何平羞红了脸，说：

“流氓，下流。你上一边尿去。”

“你真是老封建，”建平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什么年代了，我看看能怎么的。”

“建平，我胃难受，有点儿恶心。”

“没事儿吧？”

“谁知道呢。”

“你是不是怀孕了？”建平猛然醒悟。

“不能吧？”

“过两天我出门学习，咱俩去看看。”建平正在学高函。

“这个月是不是没来事儿？”他可挺懂。

“是啊，都四十多天了，还没来。”

“那就差不多。”他又欣欣然，“我的种可真好使。”

何平听到自己可能怀孕了，十分沮丧，不由得流下了眼泪。没结婚呢，多丢人，可怎么办？

建平安慰她说回家和父母商量，准备结婚。何平说：

“咱俩都教学，怎么也得有个写字台，家具现在不都是组合柜吗，咱也要组合柜就行。”

建平说：“那当然。”

没两天，建平把何平在裁衣铺做的裤子取了回来，穿在身上在他父母面前显摆起来。其实这个蔚蓝色的裤子穿在他身上真是很不得体，让人看着别扭。

他们出行那天，萧母给了何平八百元钱，说给她买衣服的。何平第一回来他家时萧母给了两百元，再加上这八百，她进萧家的门儿，一共一千块钱就把她打发了。萧建平早就跟父母说了何平有四千块钱，他们乐在其中，可何平别说四千，四百也没有。从前在外地挣了点儿钱都让她买书了，真是一分钱都没攒下。如今她只是临时聘用的老师，每月只有七十多块钱，就连自己骑的自行车，买车的钱还是从大哥手里借的，不知攒了几个月才还上的。

建平大妹妹去年已结婚，二弟在县里上班，三弟上中专，小妹妹上高中，

小弟上初中。现在是暑假，三弟、小弟都在家，小妹妹一早就出去了。萧父是个老实人。临走时，萧母把他们送上客车。

他们第一站到了一个农场医院。因为他俩已商量好，看看是不是真怀孕了。经医生检查，也就是用手摸了摸小肚子，说：“你怀孕了，快三个月了。”

何平脸都白了，辩解说：“我就四十多天没来事儿呀，没有三个月。”她出来后把医生的话告诉了建平，建平立马撂下脸，说：“我和你发生关系可没有三个月。”

何平听着很刺耳，自己可从来没谈过恋爱，更没和任何男人近距离接触过，太冤枉了。再说我是堂堂正正大姑娘被你强占的，我是个处女，你是知道的，怎么能这样伤人？她心里十分不悦，思来想去，她决定做掉这个孩子，建平却一点儿也没反对，这令何平更加难过。

在做流产的时候，萧建平悄悄打开门问医生：

“孩子有几个月？”

医生顺口答：“快三个月啦。”

何平在产床上被折磨得翻来覆去，总是想吐，医生不住地给她挪着垃圾桶。泪水从她的脸上不住地往下流，直感到肠子都快被医生给拽出来了，似乎心都要被摘出来了，她感到生不如死——好像也快死了。在她奄奄一息时，医生说：“好了，下来吧。”她多想有人扶她起来，过了半天，她才精疲力竭地挪下产床。

出了手术室，建平没有搀扶她，第一句话就是：“咱俩在一起可没有三个月呀！”他指的是同居，“医生怎么说有三个月呢？我看跟我没关系。”

何平真是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辩解说：“本来就快两个月了。我算了，四十八天没来事儿。医生只是用手摸摸，说得不准的。”

“医生那就是科学。”

“是你强占的我，我本来就不愿意。”何平既委屈又气愤，“你是知道我是姑娘的。”她是一点儿经验都没有，本来刚有反应还没几天，按理说也不到两个月。

“我看我就是替罪羊。”两人争吵着。

第二天，建平就坐上车扬长而去，去佳木斯学习去了。何平在此只买了两件衣服，又给未来的公公婆婆、小姑子、小叔子买了点儿东西，当然也不

